

毕业不到两年，江西某职业学院自动化专业的吴鑫（化名）换了3份工作，起初通过校内招聘会，在一家老牌的企业做焊工，工作3个月后，他发现和单位里的人没法说得上话，整天只能跟一群“哑巴”机器打交道。于是，他选择从工厂果断“逃离”，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，如今成为婚礼司仪统筹，负责和新人对接婚礼流程。

吴鑫不是个案。选择“逃离”工厂，不愿意去车间工作，好像在年轻人中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就业趋势。甚至在以培养一线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院校学生中，也存在蔓延的趋势。

近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教育科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，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。问卷结果显示，超过六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不愿选择当“蓝领”。

在接受采访时，多位职业院校教师发现，“去工厂化”“去基层化”的就业趋势愈加明显，新兴的电商类岗位受到职业院校学生追捧。不少受访的“大国工匠”也呼吁，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要回归技术类岗位，为制造强国的发展提供青年力量。

超六成受访职业院校毕业生不愿当“蓝领”

2021年6月毕业后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专业的杨颜旭没有丝毫犹豫，选择了与老师合伙创业，“进国企或其他单位，让我规规矩矩地上班写代码，那种生活太枯燥了。”

现在，他所在的创业型公司，一人职，就让他掌管了4个高校的自媒体账号运营，“直接把后台的数据全部开放，这在其他的单位是不可能做到的。”最吸引杨颜旭的是，入职3个月，他学会了怎么去运营自媒体账号，怎么和不同高校打交道，怎么搭建新媒体矩阵，这一切新的知识经验源源不断地丰富着他的头脑。

杨颜旭介绍，班上30个同学，只有两个去做了专业对口的编程岗位，其他28个同学分散到了很多不同的行业。杨颜旭观察身边的朋友，他们普遍的想法是，如果去一个国企单位从“蓝领”工人做起，“可能把自己一辈子的锐气都磨没了”。在他们看来，“躲在”那个地方熬年头，“只会感受到安稳”。

另一层的原因是，与其在基层岗位十年磨一剑地打磨技术，不如多闯荡闯荡，杨颜旭觉得，“干吗非要这么做这么一件事情，如果真的做好了这件事情，我又能怎么样。”

在一场校园招聘会上，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志明曾看到一个鲜明对比的场景：在互联网等大公司的招聘台前排着长长的队，而在制造业等企业招聘台前应聘的同学却寥寥无几。“与之前相比，学生就业的目标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像机械类的学生不愿意再去劳动密集型的岗位。他们更喜欢新颖的、更光鲜亮丽的岗位。”

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、校企合作处负责人卢文澈分析，一方面工厂的工作劳动强度大，有些岗位需要一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，而月薪平均只能拿到6000元左右，很难吸引学生前来就业。另一方面现在市场就业多元化，提供了电竞主播、电商等

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。

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，多重因素导致职业院校学生不再青睐“蓝领”：61.9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会因一线生活枯燥单一而不愿意去制造业基层，61.04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对制造业基层的工作前景不看好，52.87%则是觉得工作环境差，40.01%认为基层工资低，31.35%则因为工作中交友圈子太窄而不愿去一线工厂。

学生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，跟着潮流走

毕业后，1999年出生的中职毕业生张宇（化名）和同学一起去了杭州，他选择了电商，后又跟着朋友创业，做智能家居的维修安装工作。

和他同批的毕业生胡鑫（匿名）在毕业短短两年之间，追着“热岗位”换了4个工作。毕业时，按照学校统一的安排，学电子类的胡鑫去往江西的一家企业维修智能化设备。那时候两人常私下互相吐槽工作现状。对于18岁的胡鑫而言，单位的工作陷入了枯燥的循环之中，常常是一个类型的设备问题反复出现。

再也受不了重复单调的日子，又逢电商行业兴起，胡鑫转而去杭州，从事电商工作；后干了一段时间，嫌电商带货太慢，他去教育机构做销售。聊天之中，张宇能很明显地感觉到，身边朋友都对工作“没有清晰的规划，都是跟着潮流走”。

问卷调查显示，45.13%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选择个人成长速度快的岗位，44.36%的职业院校学生会因为工作自由而选择该岗位，20.4%的学生会看重工作是否时尚，是否好玩。

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辅导员肖星星则有更深刻的体会，刚毕业的学生更偏向去互联网、房地产等行业工作。还有一部分孩子毕业后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，总是追着热门职业走。他曾接触过一个电子电器专业的学生，成绩优异，技能也过关，但毕业前听家人说做建筑行业好，转而又去学做建筑。



“蓝领”不受青睐，追新兴职业成潮流

学生择业观变化快的背后存在着一系列问题：对热门的岗位、企业越感兴趣，而能“坐冷板凳”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了。“他们更喜欢更实在的、付出后能够立即变现的技能。”肖星星观察到，有孩子爱拍短视频、剪辑视频，上网发布后，很快就可以收费了。“但从基层岗位成长起来的高技能人才、大国工匠之类，都需要一种持续不停地钻研技术的定力。”

“国家要培养一个机械制造的职业院校学生是要付出较高教育成本的，如果有专业技能的学生毕业后越来越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，是非常可惜的。”卢文澈认为，这与国家培养职业教育人才的初衷相违背。

各方呼唤职业院校学生回归技能岗位

30年的时间，维修电工齐名把“冷板凳”坐热了。他主持创新167项科技成果，获得5项国家专利，使公司收获的循环经济效益达5500余万元。

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、“大国工匠”齐名的工作一直是围绕着电力维修钻研的。刚毕业那会儿，他也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，1991年，他被分配到110车间高压检修组当了一名电工，刚开始时对工厂高压系统继电保护装置等工作摸不着头脑，那时候，他就想着那就在干中学，在学中干。

2001年，一台意大利设备停机，如果将设备运回意大利修理，生产损失至少上千万元；如果请技术人员来修，从上飞机开始计酬，每小时上千元，花费也得几十万元。齐名报名想试一试攻克这个大难题，两天的时间里，不断地拆装、测试，终于查出是一个电阻烧坏了。他花0.1元买个新的换上，机器恢复正常。

但30年后，他发现时代变了，“95后”的小孩不愿意来车间干活儿，有的来了不到一年，觉得工资收入不高，转而去外企或者自己创业了。有时候他带着年轻的小伙子去车间维修机器，干着干着，就听着小伙子说，

这工作太苦了，自己干不来，撒手不干了，“很容易打退堂鼓”。

齐名也理解年轻人，毕竟在车间基层做电工维修的工作，从传统观念来看“不热门、不吃香”，要吸引青年毕业后来基层锻炼，齐名觉得，最重要的是培养他对职业的热忱，对技术的热爱，有兴趣才能研究钻研，才能成为高技能人才。

如果要进一步真正实现制造强国的梦想，齐名觉得，得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。他打了一个比方，好比社会是一台精密的仪器，如果每个零件都正常运转，机器的性能就会稳定；但如果只有极个别的运转好，有的零件不停更换，那机器就做不到高效运转。

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钳工首席技师郭锐也感同身受，要让年轻人愿意下基层、愿意来工厂，得让他们有职业成就感、获得感。他曾有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徒弟，第一年来单位基层锻炼，没干多久小伙子就打算离职。沟通之中，小伙子觉得自己未来是想做技术研发的，不应该在车间度日，没过多久，这位研究生就去备考公务员，离开了这个单位。郭锐发现，企业也要想办法“留住人才”。

王志明认为，传统的密集型、流水线型上的岗位未来会被机器取代。因此，制造业企业也要加快基层岗位的转型升级，改变现在工作环境差等现状，鼓励高新技术类企业吸纳高技能人才、复合型技能人才，慢慢社会对基层岗位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。

“如何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对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支撑作用，始终立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需求，将成为我国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。”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晓、钱鉴楠合作撰文建议，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层次，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；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；优化技能型人才评价办法，提升产业工人待遇水平。
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